

场馆里的思政课的运行机理与实践路径——基于空间场域的转变

陈姝尹

成都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DOI:10.12238/er.v8i8.6338

[摘要] 新时代，场馆思政改变了以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场所固化，单向灌输，空间场域限制等特点，实现了教室向社会、社会空间向场馆空间的转变，为新时代大思政课的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实践路径。该研究基于对马克思对空间场域的研究，提出场馆思政课通过三重空间维度的重构显著提升了立德树人的实践效能。一是物理空间的可视性使得思想政治教育获得更加直观的物质载体。二是关系空间的协同性加强了教育主体之间的协同性。三是思想空间的提升性，通过价值引领与精神升华，推动思政教学实现从知识传授到信仰认同的质性飞跃。

[关键词] 场馆思政；场域转化；实践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The Operating Mechanism and Practical Path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Venues – based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Spatial Field

Shuyin Chen

College of Marxism, Chengd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bstract: In the new era,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venue has chang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reviou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uch as site solidification, one-way indoctrination, and space field restrictions, and realiz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lassroom to the society and the social space to the venue space, providing an important practical path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in the new era. Based on Marx's research on the spatial field,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of the venue significantly improves the practical efficiency of moral cultivation through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triple spatial dimension. First, the visibility of physical space make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btain a more intuitive material carrier. Secondly, the synergy of relational space strengthens the synergy between educational subjects. And thirdly, the promotion of ideological space, through value guidance and spiritual sublimation, promot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to achieve a qualitative leap from knowledge transfer to faith identity.

Keywords: venu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ield transformation; practice teaching

引言

2022年7月，教育部等十部门关于印发《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的工作方案》的通知（教社科〔2022〕3号）指出^[1]，要建好用好实践教学基地，利用现有基地（场馆）分专题设立一批“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2]。场馆里的思政课扩展了高校思政课的教育空间，改变了以往高校思政场域固化，教学形式单一，赋予高校思政课新资源、新形式、新空间，对于新时代盘活用好场馆思政资源进而对大思政课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1 当前思政教学的场域转化

从教室到社会，从社会到场馆，大思政背景下思政空间

场域的转化推动思政模式的变更，思政教学形式的改进，为更好的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提升思政教学效能提供场域条件。

1.1 传统思政教育空间范式的结构性矛盾

传统教育空间的封闭性与固化特征，直接导致了思政教育形态的僵化以及单一化倾向，进而削弱了其应有的感染力和亲和力。传统思政课程物理空间的封闭、关系空间的凝固、思想空间的单一的问题，推动思政教学在空间层面上的深刻变革。一是思想政治教育物质空间，即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所需要的一定的空间载体，如教室、遗址、博物馆、纪念性场所等；二是思想政治教育关系空间，指人们在从事思想

实践教育活动中形成的主客体关系，教学体系和教学制度等；第三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理念维度或精神维度，即通过空间载体传递思想体系、理论观点、价值观念及客观规律等知识内容或主流意识形态^[3]。首先，教室是传统思政教育的唯一场所载体，高校思政课教学空间局限于校园、教室及师生互动，这种形式虽在时间、规模上显得很“大”，但空间有限，影响教学效果。场馆思政课突破教室空间局限，打通理论教学与社会实践的壁垒，实现课内外资源的深度融合。其次，传统思政课程的教学关系呈现固化特征，其主体局限于教师对学生的单向互动，因此，教学效果过度依赖师资水平与教学方法的运用。最后，受传统教室场域的影响，学生无法将符号化的知识体系到实践中进行检验，从而导致无法对所学内容进行有效内化。因此，物理空间、关系空间、思想空间的封闭性，致使学校思政课程与社会的严重脱节，无法形成全方位、全覆盖、全过程育人的新格局。学术界提出应将思想政治教育从课堂转向社会场域，通过盘活用好社会的思政资源进而提升思政教学效果。

1.2 社会空间生产的复杂性范式及其现代性症结

但是在思想政治教育从教室向社会转化的过程中，由于社会资源的繁多复杂，不是所有的资源都可以成为思政教学的资源，思政教学资源转化应用困难。首先，由于社会资源的多元性特点，社会资源转化成思政资源的过程受阻。社会“大思政课”虽注重开发社会资源，但分散多样的资源需经过转化才能成为有效教学素材。一般而言，社会资源的素材大多是以原始、碎片式的方式呈现，思政教学并不能直接拿来使用，碎片化的社会资源素材需要进一步加工。当前社会资源良莠不齐，缺乏规范整合，教学效果受制于教师个人水平。其次，由于社会空间具有范围广、场所流动性强等特点，思政教学很难固定在特定场所开展，无法实现怡物传情的教学实效。哈布瓦赫作为“记忆场所”这一概念范畴的先驱，他指出，记忆作为基于当前实际对以前经历的重新构造，其真实性依赖于所回忆事件一定有明确的空间载体^[4]。即记忆依赖真实时空坐标，物理刺激比主观意义更能强化记忆。而由于社会发展的瞬息万变，活动开展的特定期场也在不断变化。缺少了空间载体，当人们重游旧地的时候，缺少了刺激的物理存在，难以有效唤起对过往认知与感受的记忆。因此，由于社会资源的复杂化与社会场所的多变性，推动思政教学从广泛的社会空间转向场馆空间，场馆里的思政课的出场即是时势所驱。

2 当前思政教学场域转化的空间分析

思政教育空间是物理环境、社会关系和思想观念交织的结构化网络，体现了思政实践的内在特征。场馆思政课突破传统教室限制，整合优质社会资源，避免无序碎片化，通过

物理、关系和思想空间融合，更有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2.1 物理空间的可视性

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以纸质媒介为核心，以语言文字为主要内容，以书本作为基本呈现形式。语言文字是思政教育的基础载体，包括教材、读物等传统纸质媒介和新兴网络媒介。两者均通过符号传递知识与价值，实现教育者与教育对象的沟通。以文字为表现形式的思政课本，无法完全传达所蕴含的价值，还需要借助一定的实物载体。空间叙事的具象化，不能局限在语言文字表达层面，应通过实践将意识形态具象化为物质产品，使大众在直观体验中理解思政内涵。场馆里的思政课借助实物与实景，以“物”为媒介连接情感，实现了教育载体的物态化转变。它将传统的“视听式思政”转化为“体验式思政”，并把单一的“口耳相传式教学”转变为更具感染力的“以物连情式教育”^[5]。场馆思政的具象化的教育媒介是人类在不同历史阶段所形成的文化结晶，承载并传递着特定的文化内涵、精神品质。如四川的建川博物馆中正面战场馆、川军抗战馆生动展现了中华民族团结一致、抵御外侮的坚定信念，深刻诠释了伟大的抗战精神；又如李大钊故居作为红色文化的重要物质载体，使参观者更能深切感受先生为挽救民族危亡所肩负的时代责任、历史担当。

2.2 关系空间的协同性

马克思视域中“自然空间”具有两个维度：“自在自然空间”和“人化自然空间”，前者是指人类的实践活动还未涉及到的空间领域。一旦人类通过实践与“自然空间”建立联系，就会使“自然空间”转化成“人化自然空间”，并衍生出“社会关系空间”^[6]。社会关系空间只存在于人类社会，传统观点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关系空间仅是师生互动场域。但随着社会阶层结构日益复杂，这种单一模式已难以适应现实需求。场馆里的思政课对于教育者与教育对象的主客体关系进行了重构。从教育主体来看，场馆思政课通过扩展关系发掘新资源，构建“大师资”队伍，形成全社会协同育人格局。思政教育建设需以专职教师为核心，整合专业课教师、政工队伍和教辅人员等校内力量，构建专兼结合的育人体系。即充分发挥红色基地研究员、讲解员等校外专业力量的优势，鼓励思政教师走出课堂，拓展教学视野，汲取社会资源。众多博物馆与高等院校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层次丰富的深度合作，旨在将场馆资源融入“大思政课”体系。例如，成都理工大学与成都自然博物馆开展定点合作，将思政课设在场馆内，双方结合博物馆的丰富资源以及学校马理论学科建设特色，在场馆内设立多门思政课程，为其他高校开展馆校合作提供了可借鉴的示范样本。从教育客体来讲，场馆思政课让学生从被动接收转为主动探索。高校深化馆校合作，既拓展师资力量，更引导学生走进场馆，在体验中感

悟“器以藏理”的深意，激发学习兴趣。场馆思政课突破书本局限，让学生近距离接触文物、聆听专业讲解，以实践验证课堂理论，拓宽学习途径。思政场域的转化，优化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客体关系，扩大了师资力量，激发了学生主动学习的潜力。

2.3 思想空间的提升性

空间的认知有三部分，第一个是思想世界和感性世界两种空间领域；第二个是资本主义生产中的空间问题；第三个是人类历史实践获得空间显现出来的主要方式，是自然和社会分化和统一的中介。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到时间创造一个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从而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的问题^[7]。从社会认知的空间意义来讲，马克思确认了思想世界和感性世界两种空间领域^[8]。感性世界如何转化为思想世界，还需要人类认识的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中更加注重感性世界与思想世界的转化。场馆思政课通过场馆文物的可视性，将课堂抽象的理论知识具象化，从现实社会“透视”以往的历史，又通过切身的实践体悟，学生的思想空间进一步深化。首先，理论知识的完善。课堂上的思政内容通过场馆中的文物得以具象化，革命先辈的传奇故事在每一件藏品中生动呈现。这些鲜活的实物激发了学生主动去补充、完善课堂知识，挖掘每一件器物所蕴藏的理。器物是向后思索的承载物，学生透过器物追忆过去，并透过器物抽象出其中的原理；其次，理论知识的实践。学生将挖掘到的理论知识运用到日常社会中，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过程中不断深化理论认识。最后，理论的进一步验证。学生将第二阶段理论与知识相结合中形成的新认识再次运用到实践中，在这次的检验中，进一步深化了对理论的认识。从实践—认识—再实践的过程中，完成了感性世界到思想世界的转化。思想理论认同不能仅依靠简单的灌输，而需要通过从理论知识的获取到实践的检验，再到实践反思的过程，最终形成对现有思维框架的思考。场馆思政课通过场域转化，帮助学生从理论认知升华为思想领悟，为学生更好的领悟器中理，从理中学、理中行，进而行中悟提供了实践平台。

3 未来思政场域转换提升路径

虽然思政教育空间场域研究已取得一定进展，但在实践层面仍面临诸多挑战。例如，当前场馆思政与课程思政存在脱钩断链，实践浮于表面、场域责任不清等问题，亟须系统优化。因此，在未来场馆思政课的建设过程中要坚持问题导向，加强教室场域与场馆场域的沟通交流，理清三大关系，明晰场域之间的主体责任，从而为思政场域转换解困。

3.1 加强空间场域的交互性建构

当前，教室思政与场馆思政存在脱节，课程内容与场馆资源衔接不足，制约了学生通过实践深化理论认知的成效。

对此，要坚持高校思政课堂和场馆的融合教育，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线下，思政教师充分挖掘场馆资源并将其融入教学设计中。在教育教学全过程中，系统提炼馆藏器物的思政元素与历史素养培育点，梳理课程关联性强的器物名录，深度挖掘其文化内涵、时代价值与历史意义。高校思政课教师讲解场馆器物所蕴含的理，鼓励学生实地体验、感悟其中蕴含的理与情，从而培养其爱国情怀、历史视野和坚强的意志品质。线上，教师依托场馆资源录制微电影并开设微课堂，通过数字平台建设，将视频资源整合为场馆思政的教学素材。这一举措不仅能够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提升课堂教学效率，还能促进场域间的互动交流，推动理论教学与实地实践的深度融合。场馆可以借助VR、全息投影等数字化技术，使学生无需到现场即可沉浸式体验每一件器物的独特魅力。

3.2 重构育人理念价值回归的路径

场馆思政需以明晰的育人理念为引领，着力把握三大关系，方能实现育人成效最大化。一是教材与素材之间的关系。思政教学应以教材为主体，场馆器物作为辅助工具。思想政治教育的课本是理论基础，思政课教师需将课本知识给学生讲清、讲明、讲透。场馆器物作为辅助手段，可增强教学直观性，但不可冲淡理论主体地位。思政教师应精准把握理论与器物的结合点，以课堂教学为主，将器物鉴赏作为理论教学的补充与延伸；二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教师在场馆思政的教学中，扮演的是引导的角色，是教学的客体，而学生才是场馆教学实践活动的主体。思政课的实践教学区别于场馆本身，是任务驱动式的主动学习，教师要以问题为导向，引导学生主动探寻场馆器物所体现的精神价值。紧扣思政课核心，聚合师资与平台资源，借力场馆特色，助力学生实现知识理解、能力运用和情感升华的立体化教学目标^[9]。三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教学内容应优先于形式设计，不能因追求形式创新而忽视核心内容的传递。对此，有效的解决路径是以场馆为基点开展有组织的实践，从而实现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统一。在场馆实践教学中，学生需带着问题任务开展主题探究，通过提交实践报告和心得体会来评估学习成效，从而以成事促成思想认识的提高。

3.3 明晰场域的空间责任界限

目前场馆思政教育中，馆校双方往往侧重自身空间管理，而对线上线下、校内校外联动建设问题，常常出现权责不清、职责不明的情况。为此，需通过三维治理机制明确各方场域责任边界。宏观层面，高校思政相关职能部门和场馆负责人需对馆校协同育人做出一些具有前瞻性的整体规划；中观层面，加强合作育人的制度建设，通过专项制度与专职机构建设，明确实践要求并实施全过程动态监管。微观层面，高校

辅导员,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政教师应主动调整场域空间活动的细则与流程,以确保与思政课程的有效衔接与协同推进。

思政教育场域转换不仅是顺应新时代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必然要求,更是契合“大思政课”建设理念的重要举措。未来馆校合作协同育人将深化合作内容、扩宽合作领域,通过创新教育形式与丰富实践载体为思想教育更好实现育人功能注入新活力、增添新动能。

[参考文献]

[1] 教育部等十部门关于印发《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的工作方案》的通知[EB/OL]. (2022-07-25) [2024-05-19].

[2] 李冯添, 阎占定. 博物馆资源融入“大思政课”建设的逻辑理路[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24(11): 72-74.

[3] 陈启超, 孙其昂. 思想政治教育现代转型的空间维度诠释[J]. 思想教育研究, 2022(6): 26-31.

[4] 杰罗姆·特鲁克, 曲云英. 对场所的记忆和记忆的场所:集体记忆的哈布瓦赫式社会——民族志学研究[J]. 国

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 2012, 29(4): 33-46,5-6,9.

[5] 马艳, 杨志刚. “文博思政”:“大思政课”建设的新路径[J]. 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37(5): 46-55.

[6] 杨婧珮. 马克思空间思想及其价值研究[D]. 南京理工大学, 2023.

[7] 吴现波, 周金刚, 李卿. 基于创业教育与思政教育协同育人的思政课教学法创新初探[J]. 创新与创业教育, 2018, 9(3): 155-158.

[8] 孙大飞. 马克思历史观及其当代价值研究[M]. 四川: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22: 226.

[9] 杨林香. 器以藏理: 场馆里的思政课实践教学探索[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24(7): 110-117.

作者简介:

陈姝尹(2001.05-),女,汉族,四川绵阳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